

京 剧

# 打渔杀家

上海文化出版社

PDG

## 前記

『打漁殺家』一名『慶頂珠』。描寫年紀衰邁的老英雄蕭恩帶着他的女兒桂英在江邊打魚爲生，因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欠下了惡霸丁子燮的漁稅銀子。一日，丁府派人煎衆催討漁稅，恰好被蕭恩的好友倪榮、李俊遇到，二人甚爲不平，把丁府惡奴頂撞回去。丁子燮聞報大怒，便派了打手到蕭恩家強索漁稅。蕭恩忍無可忍，怒將來人打跑。他料到丁府必不甘休，就先到官府報案；豈知官紳勾結，賊官呂子秋不問是非曲直，反將蕭恩打了四十大板，並命他連夜過江到丁府賠罪。蕭恩至此憤恨已極，帶着女兒以獻珠賠罪爲名，進入丁府，殺死了丁子燮全家。

原本在結尾寫蕭恩父女到丁府怒罵一陣之後，蕭恩『有好心獻上』，並藉『耳目甚爲辭，暗示丁子燮屏退左右，丁居然也就這樣做了』看來不甚合理。爲此整理本刪怒罵一節；這樣，同時也可以使戲更加精練一些。其他則只是對個別不太貼切的詞稍加更動。

這個本子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與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共同整理的。改動的地方並徵得了周信芳、馬連良、譚富英等先生的同意。

本書根據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京劇叢刊』本重排出版。

# 打漁殺家

## 第一場

(李俊、倪榮同上)

李俊：(忿拳打南山豹，

倪榮：(忿足踢北海蛟。

李俊：俺，混江龍李俊。

倪榮：咱，捲毛虎倪榮。

李俊：賢弟請了。

倪榮：大哥請了。

李俊：今日閒暇無事，你我弟兄去到江

邊遊玩一番。意下如何？

倪榮：請哪！

李俊：(唱西皮搖板)

憶昔當年威名大，

倪榮：(接唱)

弟兄武藝果不差，

李俊：(接唱)

蟒袍玉帶不願掛，

倪榮：(接唱)

流落江湖訪豪家。

(李俊、倪榮同下)

## 第二場

桂英：(內唱西皮倒板)

搖動船兒似箭發。

蕭恩：(因開船哪！

(蕭恩、桂英同搖船上)

桂英：(唱快板)

江水照得兩眼花，

青山綠水難描畫，

父女打魚作生涯。

蕭恩：兒啊！

(唱搖板)

父女打魚在江下，

家貧哪怕人笑咱！

穩住篷索父把網撒。

(撒網，提網，接唱)

年紀衰邁氣力不佳。

英：爹爹年邁，這河下生意不做也罷。

恩：兒啊，本當不做這河下的生意，

怎奈囊中無鈔，你我父女怎生度

日呀！

英：(哭)喂呀！

恩：兒啊，不要啼哭！今日天氣炎

熱，你我父女將船搖在柳蔭之

下，涼爽涼爽！

桂英：遵命。

(蕭恩與桂英搖船，小圓場。蕭

恩跳下，繫纜，上船)

酒。蕭恩：兒啊，將鮮魚做熟，爲父要飲

桂英：遵命。

李俊：(因)走哇！

(李俊、倪榮同上)

李俊：(唱西皮搖板)

閒來無事江邊遊，

倪榮：(接唱)

波浪滔滔往東流，

李俊：(接唱)

手搭涼篷用目眄，

倪榮：(接唱)

柳蔭之下一小舟。

李俊：啊賢弟，看那小舟之上，好像是

蕭兄模樣，你我冒叫一聲。

倪榮：冒叫一聲。

李俊：那旁敢是蕭兄？

桂英：啊爹爹，岸上有人喚你。

蕭恩：哦，有人喚我，是哪一位？(

望)——哦，原來是李賢弟。

李俊：正是小弟。

蕭恩：莫非要到舟中一敘？

李俊：正是來看望蕭兄。  
蕭恩：待我與你搭了扶手。

（蕭恩搭跳，李俊、倪榮上船）

蕭恩：啊，此位是？

李俊：乃是捲毛虎倪榮。——賢弟，見過蕭兄！

倪榮：蕭兄，這廂有禮了！

蕭恩：（以手相攙，二人較力）這做甚麼？

倪榮：試試你的膂力如何？

蕭恩：哎呀！老了，不中用了哇！（

笑）哈哈……

倪榮：老英雄！

蕭恩：誇獎了。——兒啊，出艙來見過二位叔父！

桂英：是。——參見二位叔父。

倪榮：這是何人？

蕭恩：小女桂英。

李俊：多大年紀？

蕭恩：一十六歲。

倪榮：可曾許配人家？

李俊：有了人家了。

蕭恩：但不知是哪一家？

蕭恩：花榮賢弟之子，名喚花逢春。

李俊：倒也門當戶對。

倪榮：門當戶對。

蕭恩：啊二位賢弟，愚兄今日打了幾尾鮮魚，船中有的是酒，你我弟兄暢飲一回。

李俊：到此就要叨擾。

倪榮：自己弟兄何出此言。——兒啊，看酒來！

桂英：是。

（桂英取酒具放好，三人席地而坐）

蕭恩：我們就在船頭暢飲吧。啊，二位賢弟，愚兄做這河下的生意，忌

的是乾旱二字——

李俊：有人提起乾旱二字呢？

蕭恩：不敢說罰，敬酒三杯。

李俊：你要記下了！

倪榮：記下了。

蕭恩：請！

李俊：飲！

倪榮：乾！

李俊：哈哈，你犯了我們的酒令了。罰

你三杯！

（葛先生上）

葛先生：（唱西皮搖板）

來在江邊用目雲，

船上坐着一枝花。

哎呀，看船上有一絕色女子，待

我來偷覷偷覷。

倪榮：蕭兄，岸上有人。

蕭恩：哦，待我看來。（下船）哎，做

甚麼的？

葛先生：啊啊啊，乃是問路的。

蕭恩：問的是哪一家？

葛先生：問的是丁府。

蕭恩：哦，丁府。你看：就在前面，

鶴脊門樓，八字粉牆，那就是丁

府。……啊，聽見無有？

葛先生：哦哦，有勞了，有勞了！（下）

蕭恩：狗頭狗腦，定不是好人！（上船）

李俊：做甚麼的？

蕭恩：問路的。

倪榮：哪裏是問路的，分明是覷……

李俊：嗯，諒他也不敢。

蕭恩：諒他也不敢。

倪榮：是啊，諒他也不敢！

蕭恩：再飲幾杯。

李俊：酒已夠了。

（蕭恩收拾酒具）

（丁郎上）

丁郎：離了家下，來到河下。哪隻蕭

恩的船哪？——蕭恩哪，蕭恩！

李俊：啊蕭兄，岸上有人喚你。

蕭恩：哦，有人喚我。（一望，下船）

哦，原來是丁郎哥，到此何事？

丁郎：催討漁稅銀子來啦！

蕭恩：噯，這幾日天旱水淺，魚不上

網；改日有錢，送上府去就是。

丁郎：話倒是兩句好話。可是，有了錢

可想着給我們送去，別讓我們一

趟一趟地白跑，跑壞了鞋還得自

個兒掏錢買。

蕭恩：難爲你了。

（蕭恩上船）

李俊：做甚麼的？

蕭恩：催討漁稅的。

李俊：待我來問他幾句。

蕭恩：不要與他致氣。

李俊：曉得了。——吹，回來！

丁郎：喝，出來擋橫兒的啦。——回來

啦，你有甚麼說的？

李俊：我來問你：你前來做甚？

丁郎：奉了我家員外爺之命，前來催討

漁稅銀子。

李俊：我來問你：這漁稅銀子，可有聖

上旨意？

丁郎：沒有。

李俊：戶部公文？

丁郎：也沒有。

李俊：憑着何來？

丁郎：乃是本縣的太爺當堂所斷。

李俊：敢是那呂子秋？

丁郎：要你叫太爺！

李俊：你回去對他們言講：從今以後，

漁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郎：要是不免呢？

李俊：如若不免，在大街之上，撞着於

俺，有些個不便哪！

丁郎：喝，口氣不小哇！你這麼橫，你

叫甚麼名字？

李俊：混江龍李俊。

丁郎：混江龍李俊就是你呀！

李俊：不錯，你要怎樣？

蕭恩：（勸阻）不要與他致氣呀。

丁郎：你接着我的吧！

李俊：哼！

倪榮：呔，滾回來！

蕭恩：你又做甚麼？

倪榮：待我也來囑咐他幾句。

蕭恩：放他走了吧！

丁郎：喝，這個嗓門更大。——回來

倪榮：啦，有甚麼事？

倪榮：我來問你：這漁稅銀子，可有聖

上的旨意？

丁郎：沒有。

倪榮：戶部的公文？

丁郎：也沒有。

倪榮：憑着何來？

丁郎：本縣太爺當堂所斷。

倪榮：敢是那呂子秋？

丁郎：要你叫太爺！

倪榮：你回去對他言講：漁稅銀子，免

了便罷……

丁郎：要是不免？

倪榮：大街之上，撞着於俺，俺要剝他

的皮，抽他的筋，剝他的眼睛，

泡燒酒喝！

丁郎：喝，你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說

這樣的大話，你叫甚麼名字？

倪榮：捲毛虎倪榮。

丁郎：捲毛虎倪榮就是你呀！我找你可

不是一天了。

倪榮：你要怎樣？

蕭恩：賢弟，不要生事啊，（對丁郎）

去吧！

丁郎：你要打？別忙等我摘了帽子，

脫了衣裳。——蕭恩你拉住了

他……

蕭恩：你要怎麼樣？

倪榮：蕭兄你得攔阻！

丁郎：你把他拉住了，我好跑哇。（跑下）



李俊：蕭兄爲何這等懦弱？

蕭恩：他們的人多。

李俊：你我弟兄人也不少。

蕭恩：他們的勢力大呀！

李俊：欺壓我弟兄不成！

蕭恩：這就難講話了。

李俊：這河下生意，不做也罷。

蕭恩：唉，本當不做這河下生意，怎奈

囊中……哎，慚愧！

李俊：小弟送銀十兩。

蕭恩：小弟送白米十石。

李俊：多謝二位賢弟！

蕭恩：告辭了！

（唱搖板）  
辭別蕭兄把船下，  
（蕭恩搭跳，李俊、倪榮下船）

倪榮：（接唱）

紋銀白米送到家。

李俊：請！

蕭恩：請！

（李俊、倪榮下）

蕭恩：（下船）二位賢弟慢走，愚兄不能遠送了。——這才是好朋友！

（笑）哈哈……

桂英：爹爹，二位叔父去遠了；爹爹上船來吧！

蕭恩：哦！（上船）

桂英：啊爹爹，方才這二位叔父，是甚

等樣人？

蕭恩：兒問的是他？

桂英：正是。

（唱西皮搖板）  
他本是江湖二豪俠，  
李俊倪榮就是他；

蟒袍玉帶不願掛，  
弟兄雙雙走天涯。

桂英：（接唱）

昔日子期訪伯牙，  
爹爹交友也不差，  
知心人說不盡知心話。

蕭恩：（接唱）

猛抬頭見紅日墜落西下。

兒啊，天時不早，我們回去了吧！

桂英：遵命！

（蕭恩下船解纜，上船）

蕭恩：正是：父女打魚在江下，

桂英：家貧哪怕人笑咱；

蕭恩：看看不覺紅日落，

桂英：一輪明月照蘆花。

（蕭恩、桂英同搖船下）

### 第三場

（丁員外、葛先生同上）

丁員外：（念）家有千石糧，

葛先生：（念）前倉堆後倉。

丁員外：丁郎兒前去催討漁稅銀子，爲何  
還不見回來？

葛先生：想必來也。

（丁郎上）

丁郎：離了河下，來到家下；說來說  
去，還是這兩句話。——參見員

外爺。

丁員外：罷了。命你催討漁稅銀子，怎麼  
樣子？

丁郎：蕭恩說得好：這幾日天旱水淺，  
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給咱  
們爺們送上府來。

丁員外：話倒是兩句好話。

丁郎：是好話不是？我剛要走，出來一  
個擋橫兒的，他把我又叫回去啦。

丁員外：講些甚麼？

丁郎：他問我是幹甚麼的。

丁員外：催討漁稅銀子。

丁 郎：『這漁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

丁 郎：我剛要走。又出來一個，腦袋長的跟花鷄蛋似的，他說：『呔！

丁 郎：『戶部公文？』

滾回來！』

丁員外：也無有。

丁員外：你可曾滾了回去呀？

丁 郎：『憑着何來？』

丁 郎：您這是怎麼啦？我吃着您的，喝着您的，我要是滾回去，不就弱

丁員外：本縣太爺當堂所斷。

了咱們爺兒們的銳氣了嗎！

丁 郎：『敢是那呂子秋？』

丁員外：噯，要叫太爺！

葛先生：你是怎麼回去的？

葛先生：是他說的。他說了：『漁稅銀子

丁 郎：我呀，我爬回去的。

免了便罷！』

丁員外：嘿，他講些甚麼？

丁員外：如若不免？

丁 郎：他還是那一套；他說：『這漁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 郎：如若不免，大街之上，要是撞着

丁員外：如若不免？

您哪，可有點不便！

丁 郎：大街之上，要是撞着您，他要剝

丁員外：他叫甚麼名子？

您的皮，抽您的筋，剝您的眼

丁 郎：他叫甚麼『混世蟲』啊！

睛，泡燒酒喝！

葛先生：敢莫是混江龍？

丁員外：他叫甚麼名子？

丁 郎：不錯，就是他。

丁 郎：他叫甚麼『烤白薯』啊！

丁員外：記下了！

葛先生：敢莫是捲毛虎？

葛先生：是。

丁 郎：不錯，就是這小子。

丁員外：你下面歇息去吧！

丁郎：是。（下）

丁員外：來，搭轎！

葛先生：搭轎何往？

丁員外：親自催討。

葛先生：些須小事，待小人代勞。

丁員外：全仗先生。（下）

葛先生：有請教師爺！

（四徒弟同上）

四徒弟：葛先生，甚麼事呀？

葛先生：你家師父呢？

四徒弟：在後頭練功夫哪。

葛先生：請了出來，有話言講。

四徒弟：是啦。——有請師父！

（大教師上）

大教師：愈好吃好喝又好攪，聽說打架我先跑。——徒弟們，甚麼事呀？

四徒弟：葛先生有請。

大教師：啊，葛先生。

葛先生：啊啊，教師爺。

大教師：罷啦！你把我们爺兒幾個掇弄出來，有甚麼事呀？

葛先生：哎，請了出來。

大教師：不錯，請了出來。有甚麼事呀？

葛先生：員外命丁郎兒前去催討漁稅銀子，被蕭恩羞辱了一場。我想此事，非教師爺辛苦一趟不可。

大教師：這倒算不了甚麼。可有一節——

葛先生：哪一節？

大教師：我們爺兒們來的時候，講的是看家護院，這催討漁稅銀子，我們管不着。

葛先生：祇此一次，下不爲例。

大教師：可就是這一回。——徒弟們，走着！

葛先生：今日天色已晚，明日一早再去不遲。

大教師：得，就這麼辦啦。

（葛先生下）

大教師：徒弟們，今兒晚上加點夜功，吃

得飽飽的，練得棒棒的，明天早晨跟師父過江討漁稅去！<sup>①</sup>

四徒弟：是啦！

（大教師率四徒弟下）

## 第四場

（蕭恩上）

蕭恩：（唱西皮快三眼）

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臥，  
稼場鷄驚醒了夢裏南柯。

二賢弟在河下相勸與我，  
他叫我把打魚的事一旦丟却；

我本當不打魚關門閉坐，  
怎奈我家貧窮無計奈何！

清早起開柴扉烏鴉叫過——  
飛過去叫過來却是爲何？

將身兒來至在草堂內坐，  
桂英兒捧茶來爲父解渴！

（桂英端茶上）

桂英：（唱西皮搖板）

遭不幸我的母早已亡過，  
撇下了父女們苦受奔波。

清晨起老爹爹呼喚於我，  
我這裏捧香茶與父解渴。

爹爹用茶。

（蕭恩喝茶，放杯，桂英將茶具放下）

蕭恩：爲父也會對你講過，不叫兒漁家打扮，怎麼還是漁家打扮哪？

桂英：孩兒生在漁家，長在漁船；不叫孩兒漁家打扮，要孩兒怎樣的打扮？

蕭恩：嗯，不遵父言，就爲不孝！

桂英：爹爹不必生氣，孩兒改過就是。  
蕭恩：這便才是。

（桂英與蕭恩捶背，四徒弟、大教師上）

大教師：走着走着！

四徒弟：別走啦，到啦。

大教師：別倒哇，留着餵狗吧！

四徒弟：到了蕭恩的家啦。

大教師：怎麼，到了蕭恩的家啦？等我瞧瞧去。（看）回去吧，回去吧！

四徒弟：怎麼啦？

大教師：蕭恩沒在家。

四徒弟：您怎麼知道沒在家？

大教師：關着門哪。

四徒弟：關着門，是在家；鎖着門才不是在家哪。

大教師：我再看看。——回去吧！我說沒在家，他就是沒在家。

四徒弟：又怎麼啦？

大教師：晒着網哪。

四徒弟：晒着網才是在家哪！

大教師：那麼就叫門去吧！

四徒弟：師父沒教過。

大教師：這還用教？

四徒弟：還是應您的吧！

大教師：怎麼，還是應我的？好，你們應

着點！

四徒弟：應着點。

大教師：（小聲地）蕭恩，蕭恩！

四徒弟：您大點聲呀！

大教師：大點聲，不叫他聽見了嗎？

四徒弟：爲的是叫他聽見哪！

大教師：哦，爲的是叫他聽見？等我脫了衣裳。（脫衣）我要叫啦。

四徒弟：您叫吧！

大教師：你們應着點，這是能耐本事；學會了吃遍天下。叫門得有叫門的架式，這叫做『攔門式』，蕭恩不出來便罷，他要是一出來，我這上頭一拳，底下一腳，他就得趴下。有道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呔，蕭恩哪！——瞧見沒有，就得這架子。

四徒弟：好架子！

（桂英欲開門，被蕭恩攔住，桂英下）

蕭恩：（開門）是哪個？（將大教師打倒）

大教師：哎，誰沒事兒往這兒扔西瓜皮？把我滑了一個大跟頭。

四徒弟：蕭恩出來啦！

大教師：怎麼着，蕭恩出來啦？（看）哦，是個糟老頭子。

四徒弟：人家問是誰哪。

大教師：是我，是我，是咱兒我！

蕭恩：你們是哪裏來的？

大教師：連我們你都不認識，可算你瞎了眼啦！我們就是丁府上來的。

蕭恩：哦，莫非你就是丁府上的教師爺？

大教師：罷啦，罷啦！

蕭恩：哼！

大教師：喝，會兩下子！

四徒弟：怎麼樣啦？

大教師：不要緊，不要緊。

蕭恩：做甚麼來了？

大教師：請安來啦，問好來啦；外帶着有點兒事，催討漁稅銀子來啦！

蕭恩：這幾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錢，送上府去。何必你來！

大教師：喝，會點穴。——徒弟們，可留點神哪！

四徒弟：是啦。

大教師：我說蕭恩哪，你說甚麼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送上府去。這兩句話；別人來啦，三言兩語，叫你打發回去啦；今天教師爺我來啦，任憑你怎麼說，不管你怎麼說，說了半天，那算你白說，還給我拿漁稅銀子來！

蕭恩：旁人來了無有，教師爺你來了麼？……

大教師：你乖乖兒地給銀子。

蕭恩：（冷笑）嘿嘿，越發地無有了！

大教師：真乾哪，跟他說好的是不成，我

說徒弟們！

四徒弟：師父。

大教師：帶着哪沒有？

四徒弟：帶着哪。

大教師：拿來！

四徒弟：給您。（遞鎖鍊）

大教師：這個老頭兒夠扎手的。你們可瞧

着點兒，我一鎖上他，你們拉着就走。

四徒弟：是啦。

大教師：我說蕭恩哪，跟你要錢你沒有，

你瞧這是甚麼？

蕭恩：（看教師手中的鎖鍊）朝廷王

法，要它何用？

大教師：這是你姥姥怕你長不大，給你打

的百家鎖。

蕭恩：哼！（打落鎖鍊，踏在脚下）

大教師：哎喲，哎喲！

四徒弟：怎麼樣，砸了腳啦？

大教師：沒砸着。過去檢過來！

四徒弟：師父沒教過。

大教師：這還用教？真是飯桶！過去檢過

來不就得了嗎？

四徒弟：瞧師父的吧！

大教師：還得瞧我的！

四徒弟：瞧您的。

大教師：得，瞧我的就瞧我的。——我說蕭

恩哪，你瞧見過稀稀罕兒沒有？

一個家雀兒倆腦袋！在那兒哪，

（推蕭恩，拾鎖鍊）在這兒哪！

蕭恩：（有意地讓開）哼！

大教師：這叫做有力使力，無力使智。徒

弟們，鎖上可拉着就走！

四徒弟：沒錯兒！

大教師：蕭恩哪，有了漁稅銀子便罷；如

其不然，今兒個教師爺我要鎖

你！

蕭恩：朝廷王法，你們不能鎖！

大教師：我一定要鎖。

蕭恩：你們不能鎖！



大教師：我一定要鎖。  
蕭恩：你就鎖，鎖，鎖！

（大教師以鎖鍊套蕭恩，反被蕭恩套住脖子）

四徒弟：拉着走！走！

大教師：得啦！鎖上蕭恩你們拉着走；鎖

上我，你們也拉着走？

四徒弟：喲，我們拉錯啦！

大教師：你們瞧瞧，禿了一塊皮。這是怎麼說的！

四徒弟：這回我們看清楚了再拉。

大教師：我看這個老頭子有點扎手，動硬的

不行，咱們跟他動軟的吧！

四徒弟：對，跟他動軟的。

大教師：（強笑）哈哈……我說蕭老頭

兒，沒您不聖明的！我們爺兒幾個奉命前來催討漁稅銀子，這就

叫『上命差遣概不由己』。這麼辦，

甭管有銀子沒銀子，您跟我們過

趨江，見見我們員外爺；給不給

在您，要不要在他，就沒有我們爺兒幾個的事啦。您瞧怎麼樣？

蕭恩：話麼，倒是兩句好話。可惜呀，可惜！

大教師：可惜甚麼？

蕭恩：你二大爺沒有功夫。

大教師：喝，他跟我們爺兒們倒論上啦！

四徒弟：這就叫軟硬不吃。乾脆咱們還是

跟他講打。

大教師：講打？你們預備好了沒有？

四徒弟：預備好啦！

大教師：好，咱們講打。

四徒弟：打。

大教師：我說蕭恩哪，跟你要錢你沒有；

叫你過江你不去。瞧見沒有？教師爺帶的人多，我們要講打。

蕭恩：要講打？

大教師：要講打。

蕭恩：（笑）哈哈……老漢幼年間，

聽說打架如同小孩穿新鞋，過新